

《精典悬疑推理系列》

THE ORKNEY SCROLL

你可能因为读这本书一夜之间感受到财富的炫耀魅力

一个闻名遐迩历经1000多年的宝藏

一把斧头臂一把椅子引发传奇考古的奇案

在时间与空间里，还原震惊世界的藏宝秘密

集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考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现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足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奥克尼郡藏宝图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齐宝鑫/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ORKNEY SCROLL

奥克尼郡藏宝图 THE ORKNEY SCROLL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齐宝鑫/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33

© Copyright 2008 THE ORKNEY SCROLL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
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克尼郡藏宝图/(澳)汉弥尔顿著;齐宝鑫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8-921-5

I. 奥… II. ①汉…②齐…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242 号

奥克尼郡藏宝图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 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 者:齐宝鑫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21-5

定 价: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在疯癫之前，浪人布加尼曾将大锅炉藏在野兽的坟墓里。这番宣言当然非常耐人寻味，一个亟待被要求做出解释的人，极易采取一种怒不可遏的方式给故事画个完结。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事情的开始，因为这一宣称蕴涵的希望和梦想，就像某种信仰一样，是会被人永远坚守下去的。要决定自己是否要反驳作为梦想家或者怀疑论者，抑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论调，你不得不回到开始，从头说起，而这就意味着要上溯到不止九百年前的历史。

我不知道布加尼的传奇是否真实。因为我的祖父过去常常提及，说这与事实不符。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确凿的证据，但是你并不了解我的祖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传说从我家祖上流传下来的历史要比任何人记忆中的长得多。我的祖父相信起初这个故事只是口头流传，无论结构还是韵律都是诗歌的形式，有助于人们记忆，所以流传下来的故事总是准确而真实的。但是后来某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只知道有人将它记录下来，也许是在诺恩，但第一版极有可能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这样的故事好像很受十二世纪传教士的钟爱，于是一代代流传下来。是我的祖父将它从拉丁文翻译过来。我就是因此学会写字母的，事实上有几个版本，我照着上面的文字一笔一划地抄写在笔记本上，祖父在旁边看着，以防我写错了，或者遗漏下哪个词。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故事的原因，故事就是这样代代相传，一遍遍抄下来的。我想我们中的有些人，这些布加尼传奇的追随者，也开始形成某种神圣的信仰。

我一直在叩问,以讹传讹的谬误和错误的授权如此繁多,它真正的寓意和实情也许便会因此丧失。如果历史再重演一次,也许不会是这样的。也或许我就是那最后一个珍视它的人。别人会以为它一钱不值,毫无意义。然而,我依然希望我的孙女懂得它的价值所在。她骨子里有种不安分的劲头,但她却是浪人布加尼当之无愧的后人。她过去常常缠着我给她讲这个故事,还要我背给她听。等到我百年之后,我会将那本笔记本留给她。

所以,现在你会听到必要的放弃和企图,然而这不会使你带着疑虑的眼光去看待我告诉你的一切,那么,你还想听布加尼·哈拉尔的儿子故事吗?你当然愿意听下去。谁可能拒绝这样一个留有悬念的传说故事,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在疯癫之前,浪人布加尼曾将大锅炉藏在野兽的坟墓里。

第一章

关于特雷弗·韦列亚历，人们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赖，如果有他在附近，你应该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钱包，但是不用因此焦躁不安太久。因为，早就有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特雷弗是因为一件家具死掉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然而，没用多久我们就都明白了，事情并非如此，但对特雷弗来说已经足够。事情的起因缘自于一张桌子，更准确地讲是一张写字台，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张写字台是属于一个名叫布莱尔·鲍德温的律师的。把写字台卖给律师的正是古董商特雷弗。相对于特雷弗的迷人，鲍德温是一个很难讨人喜欢的家伙。这主要由于他的傲慢自大和糟糕的乱发脾气，哪怕一点微不足道的冒犯，也会让他暴跳如雷，尤其是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更是有恃无恐。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我知道布莱尔是把我当成他的朋友看待的。

我第一次遇到布莱尔是我刚开始从事古董生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带着一只刻着浮雕的玻璃杯出现在麦金托什 & 斯旺古董店的柜台

前,那只包裹地十分仔细的玻璃杯是他花大价钱买下来的,因为他相信这一定是新艺术主义的玻璃大师埃米尔·加勒的作品。布莱尔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我古董店南面的那条街上,我希望他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到古董店里来,请欣赏它的人鉴赏一下,当然也可以找我鉴定他找到的宝贝。鉴于布莱尔的坏名声早已名扬在外,我万般无奈地向他指出存在于花瓶之都罗马尼亚的工厂和他的个人影响之间的关系,有人设法磨掉艺术品上的商标,以显示这些玻璃制品是加勒地区风格的艺术品,而非加勒这个人制造。

当时的气氛是紧张的,但奇怪的是,布莱尔却能够泰然处之。当我告诉他应该注意看哪里时,他的神情很是专注,还接过我递过来的放大镜仔细察看,并问我能不能帮他推荐几本这方面的图书。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再称呼对方布莱尔先生和麦金托什女士,而是该称布莱尔和劳拉,后来演变成布莱尔和小女孩。我很开心,不是因为“小女孩”这个称谓讨人欢心,而是觉得布莱尔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顾客。他在见面的第一天就给我建议,如果发现我觉得他可能喜欢的东西,就给他打电话。鲍德温对新艺术主义作品的喜爱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多年来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不断满足他艺术收藏胃口的古董商。我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他非常成功地各种疑难杂案辩护,赢得足够多的资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任何自己喜欢的艺术品。他住的是奢侈豪华的大房子,大到足够装下他买回家的所有东西,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上了,就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在麦金托什 & 斯旺古董店,我们都叫他亿万富翁布莱尔。

几年来我对该如何看待鲍德温这个人一直举棋不定。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法院门口,面对众多的摄像机镜头,他自吹自擂自己的收藏品是如何丰富而珍贵,两手的手指插在吊带裤上,那份得意洋洋使他看上去像要飘飘欲仙,口无遮拦地吹嘘他是如何在法庭上将那些

饭桶驳得体无完肤。饭桶当然不是他对他们的称呼,而是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添加上去的,我想他用的法律术语应该是“对方律师”。

麦金托什 & 斯旺古董店依然处在破产的边缘,鲍德温看起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总是在接近月末的时候,过来购买几件古董,不管他是否真的需要那些东西。他还把我介绍给他那些富有的朋友,其中很多人都成为我们古董店的老顾客。当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离他而去的时候,作为一名律师,他完全可以让她陷入无休止的麻烦之中,但他却没有那样做。他们理智而友善地分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伊丽莎白只带有一小笔财产,看来她已经完全看透。很显然,她对鲍德温的了解决不止亿万富翁布莱尔这一点。

这么多年来,鲍德温对古董已经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有过第一次不幸的小插曲,他不再任人愚弄。他将加勒的艺术品扔到我的废纸篓里,发泄他的不满和愤懑,幸亏那个纸篓是满的,使我可以在他离开之后,立即将它找回来。我依然拥有它,它是那么可爱,不论是谁做的,但我买不起它,不像鲍德温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古董。在面临重大的抉择时,鲍德温首先想到要去咨询的还是我,这说明他依然信任于我,所以他打电话让我到特雷弗·韦列亚历的古董店“逃税人”,那里有他看中的古董,请我前去帮忙看看。

我去晚了,因为出了点意外,地方警察找我谈话,耽搁了一两个小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古董店遭窃,巡逻的警官将其归因于南面那道街上“野人酒吧”的开业,事情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不太肯定。与我有关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名义上的继女珍妮芙出钱资助开了那家酒吧,她告诉我说是一群身穿黑衣的人,闯进来自说自话。另一件事就是这次盗窃案好像是冲着我订购的古董来的:有人想要一对十八世纪的烛台,还请来一个相当专业的人物仔细鉴定。那伙小偷用切割机将后门割开,各种贵重物品都没有拿,单单拿走了

那对烛台。在防盗系统发挥作用之前，他们就火速逃离。我的情绪非常不好。

同布莱尔、特雷弗的约会一开始就非常不顺。首先，我不得不从特雷弗过道边那只硕大的德国杜宾犬身旁战战兢兢地挪过去：应该说我们的对峙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杜宾犬看样子马上就要迎面扑过来，而狗的主人，那个体宽和身高几乎与狗的体格一致的家伙，却对狗的狂吠声置若罔闻，正站在前面我提起过的野人酒吧门口，而不是在古董店门口，欣赏着那根丑陋的棕铜色街灯柱，显然是借此做掩护，偷偷地窥视着我与狗的僵持不下。

布莱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叩击特雷弗古董店的前台桌面，好像要因为我的姗姗来迟而要把我的脸撕烂似的狂怒。而特雷弗的表情就好像正在吞食金丝雀的公主猫，现在我知道我必须对他发现的宝贝大加吹捧，不管他找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迟到了，小女孩。”鲍德温咬牙切齿地从唇缝里挤出这句话。这时，进来一个人，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米色西服，看起来肮脏不堪，形象十分不佳，裤腿上还夹着裤脚夹，他那两条肥硕的腿笨拙地掠过杜宾犬，踉踉跄跄地冲进古董店里来。新来者好像根本不属于这里，店里的人对他的到来不屑一顾。也许是因为我刚刚和警察交涉过一桩盗窃案，所以对这个人多瞄了几眼，目光中隐含着几许疑虑和猜测。

“你再不来就不想让你来了，女人。”特雷弗说着吻了我的两颊。特雷弗是苏格兰人，无论外表还是说话的腔调都有点像年轻的肖恩·康纳利，这也许就是我还勉强忍受他的原因。我相信“女人”一定是格拉斯哥称呼女性的粗话。无论是布莱尔称呼我的“小女孩”，还是特雷弗叫我的“女人”均让我很反感，令人作呕。“这边请。”特雷弗说着示意我到后面的房间。那个裤腿上夹着裤脚夹的男人碰倒一对熨斗，险些从货架上滚落下来，他却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准备好大开眼界了吗？”特雷弗故作神秘地问道，一手抓住盖在某样东西上的盖布，那东西好像有四英尺高，三英尺宽。鲍德温拼命地咽口水，并频频地点头。

“劳拉？”特雷弗转向我问道。

这场戏的关键全都集中到我紧张的神经上。“继续吧，特雷弗，”我故作镇定地说，“但也许你想先把门关上？”因为我看到杜宾犬先生和裤脚夹先生正朝着办公室走来。当特雷弗来到门边的时候，裤脚夹先生已经踢踢踏踏向古董店的二楼走去。

“我想前面店里的那些货物无人看守，所以……灯光，”他说着按下旁边的开关，那样东西上面一盏小小的聚光灯随即亮起来。“手套。”他递给我和布莱尔一人一双。

“啊哈！”特雷弗夸张地大叫，并同时撤下蒙在上面的盖布。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想无论看到什么也许我都不会为此欢呼雀跃，但是盖布下的东西着实令我眩晕。摆在聚光灯下面的是一件家具，一张写字台，或者准确地说是写字柜。它的工艺精妙绝伦，黑檀木的质地，桃花心木的红褐色，当特雷弗手舞足蹈地打开柜门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里面有一块漂亮的大格型玻璃底板，还有一些巧夺天工的镶饰木质工艺品。其中有很多小格子和文件架，抽屉也能抽拉自如。站在我旁边的鲍德温激动地发出一阵阵地惊叹声。

“它可能是真的，是吗？”我转向特雷弗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刚发现它的时候也不敢肯定，”特雷弗兴奋地说，“后来我想权当赌一把吧，但我相信它是真的。”

“小女孩？”鲍德温咽下艳羡的口水求助地对我说。

“看起来它的年代好像是一致的，”我字斟句酌地说，“从风格上看也显然属于格拉斯哥艺术学院，但我需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我已经做过鉴定，”特雷弗信誓旦旦地说，并随手递给我一份文

件。“是我的一位顾客。”当我打开文件时，鲍德温迫不及待地靠在我肩膀上看起来。

文件夹里只有一张纸，上面画的正是眼前这张写字台，还附有详细的说明书，在文件里这张写字台被简称为：CRM/MMM。

“哦，上帝呀！”鲍德温激动地气喘吁吁，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查尔斯·罗尼·麦肯塔史，”特雷弗得意地解释缩写字母乃著名设计师的名字，“玛格丽特·麦克唐纳·麦肯塔史。”

“你还好吗，布莱尔？”我关切地问道，“你没有震惊地倒下吧？”

“我来沏茶，”特雷弗殷勤地说，“喝些茶会好一点，可以帮他振作起来。”这里就有一瓶非常纯正的麦芽威士忌，特雷弗却自顾自地让人喝茶。

“我知道这张写字台看上去是令人信服的，”我不无肯定地说，“但是还不太肯定。”

“这里还有很多，”特雷弗说着从办公桌上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打开来，“这里有很多相仿的作品，慢慢看吧。”

“多少钱？”鲍德温沉不住气地问道。

“布莱尔！”我不得不警告他的头脑发热。那本书里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新艺术主义，这种享有国际声誉的设计风格出现于1890年左右，一直以来备受欢迎和爱戴，直到1904年左右江郎才尽，但与它有关的名字还是久盛不衰，直至今日依然享有很高的声威，像蒂芙尼和克利拉等。在这场文艺运动中，崛起几颗璀璨的星级人物，其中就有格拉斯哥艺术学院的查尔斯·罗尼·麦肯塔史。然而，当年的麦肯塔史在英国并没有格外地出名，却大大影响了欧洲一大批设计师，像约塞夫·霍夫曼及其维也纳工作室。他的作品就像新艺术主义运动本身一样，昙花一现，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冷落之后，现在却又热得如火如荼。很少看到他的作品有机会流传到市面上来。特雷弗在书

的那一页用黄色的笔标出来，是一张写字台的照片，那张写字台和我们眼前的这一张十分相像，但并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这种写字台当初麦肯塔史设计的是两张，”特雷弗解释说，“毕竟，这种事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有时候，当他委托为顾客设计东西的时候，习惯再为自己留下一个。”

“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我冲着写字台点点头问道。

“在去苏格兰进货的途中，”特雷弗告诉我，“我的一个采购员告诉我说周末的时候有个老妇人要卖些东西，也许会有值得收藏的东西。所以我特意早去了一些，看过东西之后，就说服她将东西卖给我，其实是两样东西。那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算是淘汰掉了，但这一个没有被淘汰掉，所以我是幸运的。如果这一个也没戏的话，我真的是赔了老本。我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如果我不能高价出手，那就真的亏大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谈生意吗，女人？”

“我也这样认为，这幅画图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就在右边这个抽屉里！你能相信吗？这张画线员的纸竟然也有上百年的价值，之前我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发现的。”

“它可能是一份复印件。”我悻悻地说。特雷弗显得得意忘形，也许只是因为我的嫉妒才主观赋予他的张狂。

“可能吧，但它不是复印件。”特雷弗说道，“我相信是原件。而且我相信这张写字台就是查尔斯设计并制作的，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绘制的玻璃图案。因为上面全都是她的印章。你可以看到它保存的非常好，几乎是完美的，只是一个抽屉和腿上有些轻微的摩擦。”

“多少钱？”鲍德温又迫不及待地问了一遍。

“邻近地区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拍卖会上卖出一件十分相仿的家具，当时的拍卖价是一百五十万美元。”特雷弗玩起了迂回战术，“但是我准备双方协商一下再做定夺。”当他说出一百五十万美元时，楼

上传来一阵坠落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乱作一团。很显然,裤脚夹先生又被什么东西绊倒。我想赶紧冲到楼上看,但特雷弗置若罔闻。

“小女孩?”鲍德温求助似的看着我。

“我不知道,布莱尔,”我模棱两可地说,“此时我只能说,从它表面上看来,我找不出任何不对头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可以进一步商讨起来,”特雷弗说着冲我眨眨眼。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对不起,”特雷弗抱歉地说,“我先去接电话,你们俩先谈谈。迪兹!”他对电话说,“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吗?”布莱尔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世界也许有很多叫迪兹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给特雷弗打电话的只能是一个。德斯蒙德·克雷恩也是一个律师,而且克雷恩和鲍德温两个人在许多案子上有过交锋。他们在法庭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而且他们在内心也是彼此厌恶的。这让我想起迪兹是特地选择这个时刻打来电话,也可能是特雷弗授意打得,整个计划就是诱使布莱尔当场拍板买下写字台。

“你认为这个是真的吗?”布莱尔悄声问道。

“我想应该是真的,”我说道,但有些勉强。我的确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认。

“但也许还是非常有利可图的,”特雷弗直直地看着鲍德温说道。“我刚才和鲍德温谈过了。”

“我买了!”布莱尔下定决心似的说道。

特雷弗满意地点点头,冲着我们的方向笑了笑。“回头我再打给你,迪兹,”他对着电话说,“很抱歉。”

“我先走了,”我匆匆地说。我不想知道布莱尔准备为自己喜爱的这样宝物出价多少,也不愿意卷入鲍德温与克雷恩之间的争吵,毕竟,他们俩都是我的老顾客。

“等会儿我会去斯提文酒吧。”当我小心翼翼地躲过杜宾犬时，特雷弗冲我喊道，“如果你来的话，女人，我请你喝几杯麦芽酒。”

我没有接受特雷弗请我到斯提文酒吧喝杯威士忌的邀请，那家杜温夫·斯提文酒吧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但我不想去，因为这一天来我已经无法忍受更多的刺激。但几天后我还是见到了他。是在鲍德温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独自一人安静地享受战利品的家伙，为了宣扬自己的胜利他在罗斯戴勒别墅举办了酒会展出他新近猎获的古董。特雷弗带着他的新女友，一个寡妇，在这里没有必要再提人家的姓氏。如果她同特雷弗的关系没有超越常规的模式，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分道扬镳，根本熬不到结婚。她拥有一副特雷弗女友的标准脸盘，乌黑的长发，修长的双腿，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像特雷弗的前女友们一样，她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和我的前夫兼生意合伙人克里夫·斯旺代表“麦金托什 & 斯旺”古董店参加了这次酒会，我带着我准备厮守一生的情人罗布·卢萨卡一起出席酒会，克里夫也带着他的爱人，我最好的朋友——莫伊拉·梅勒。

布莱尔的家简直就是新艺术主义的殿堂。显得有点登峰造极，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评判能力，虽然其中不少艺术品都是经我的手帮他选入的。甚至就连化妆室的墙上也悬挂着新艺术主义的织物作品。不是赝品，而是地地道道的真古董。每间房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装饰的富丽堂皇，光彩照人。他拥有多位新艺术主义大师的作品，包括约塞夫·霍夫曼、卡洛斯·布加迪、亨利·凡·德·威尔德和维克多·奥尔塔等世界顶级设计大师的室内陈列品，当然现在他也拥有了查尔斯·罗尼·麦肯塔史设计的家具。小件物品他也有很多，像斯图本的、蒂芙尼的等世界名牌产品，还有如赛伏尔、德累斯顿等等很多不太著名的品牌，但也在当今的世界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也包括在他的收藏品之列，这是因为布莱尔决心弥补他的第

一个错误,收藏一些加勒的精美玻璃系列。所有的陈列品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再配以绝妙的艺术性灯光,除了麦肯塔史的写字台单独摆在起居室外面的壁龛里那个升起的舞台上之外,其余的陈列品都是搭配摆设的。写字台继续妆扮布莱尔的这所殿堂,体现布莱尔之家的神圣和高雅来,这就是布莱尔陈列并展示他那些引以为荣的古董文物的舞台。

我忙里偷闲地琢磨,那些先前被陈列的藏品会得到怎样的待遇。也许某个时候,这个壁龛也曾用来陈列过塞夫·霍夫曼那件胡桃木的餐具柜,也曾展出过安东尼·高迪那把雕琢精美的木椅。然而,这两样东西此时我没有看到。我在想也许布莱尔将自己玩腻的古董转手卖掉了,或者只是简单地堆在地下室里,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不幸了。布莱尔肯为一把椅子出价十万元,这种挥金如土的交易是多么地独一无二呀。但后来他只付几万元就拿到手,因为椅面上有一块极不起眼的香烟烙痕。这对布莱尔来说真的是一件奇耻大辱,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看不到那把椅子的原因。现在麦肯塔史的这张写字台,即使不是布莱尔最引以为荣的收藏品,也许也应该算是最讨他欢心的藏品。布莱尔是个收藏家,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喜新厌旧的收藏家。

“你真的喜欢这些艺术品吗?”当我们从各个房间不停地穿梭着观赏的时候,罗布不理解地问,“拥有这些就等于拥有一切了吗?”

“我的确很喜欢古董,但不是在一个地方鉴赏这么多艺术品。我喜欢在家里放松下来慢慢地欣赏玩味。”我回答他说,“拥有很多艺术品养眼当然很好,但生硬地将它们堆砌在一起也许不是一个好主意,尤其是当你与这么多艺术品朝夕相处时,那份神秘和赏心悦目的心智便会麻木。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艺术品太多了,就像新艺术主义潮流本身一样,也许会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能持久地保留余香。

当然,这些话我是不会告诉布莱尔的,我还没有那么傻。事实上,也许我还真办过这样的傻事。我记得以前确实有一次,我对布莱尔说也许他应该考虑一下收藏的艺术品是否过于繁杂,但我相信他顶多嘟囔一句,小女孩的多嘴多舌。”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把自己的家装饰成一种纯粹的风格,应该是一种病态的产物。”克里夫故作深沉地说。他的这番话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布莱尔将房子装饰成这样,让我们的设计师克里夫队长很不舒服。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表现得很有涵养的,没有表现出过多的鄙夷来。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观点,克里夫。”罗布开口说道。这有点意思,这是罗布和克里夫每年唯一达成共识的一次。“但那张桌子还不错,好像设计得十分简洁明快。”

“是的,麦肯塔史设计的家具较同期的其他多数家具更为符合几何学的定律,看起来较为赏心悦目。”

“我怀疑这所有的东西上是不是都绘有虫子。”莫伊拉不敢苟同地说。

“但是你知道吗,这才是特色,”我插嘴道,“新艺术主义思潮好像就是为了迎合十九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而产生的,那时候什么都是大批量生产的。拥护新艺术主义的人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手工制作,由艺术家和工艺人亲手制作,设计的风格也主张回归自然,让藤蔓、树叶、昆虫和甲壳虫唱主角,设计出真正贴近生活而原汁原味的作品来。”

“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是盘子上画着虫子,谁还有胃口吃盘子里盛的东西?”罗布厌恶地反问道。

“也许,每个人都不会介意的,”克里夫接口说,“你没有看到人们狼吞虎咽一盘盘的小虾、牡蛎和龙虾吗?谁会拒绝取之不尽的醇美

香槟？他们根本不会在乎那些的。你可以诋毁布莱尔的审美趣味，但你不会抱怨他提供的美酒佳肴。”

克里夫说的没错。这种酒会是盛大而奢华的。布莱尔好像从来不知道悄无声息地去做某件事。我承认我不喜欢这种庸俗乏味的酒会，但布莱尔和特雷弗对麦肯塔史的写字台如此钟情而兴奋，实在是盛情难却，再说拒绝了反而显得十分不礼貌，而且正如克里夫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和这样购买古董的大腕出现在公众的场合对我们的生意非常有利。再说，到这里来的人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媒体人员，电影明星，一般的食客，工业巨人，各阶层的领导人，包括市长，甚至还有警察局的局长，这多少让人感到惊讶不已，想这个布莱尔在律师界究竟取得多大的成功，他到底有多少顾客，有些人的听力看上去应该属于女高音那一类的，也在出席者之列，看来这就是为布莱尔提供源源不断金钱支持的财神。

“那个家伙是不是犯过事，我逮捕过他？”罗布盯着那边严肃地问道。他是一名骑警，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警官，所以他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逮捕谁？”

“餐桌那边正把小虾往肚子里倒的家伙，他来这里干什么？我相信他一定犯过事，是我亲手将他抓获归案的。”

“如果你没有逮捕过他，那你应该现在就动手。任何穿着那种绿色衣服的人都应该永远地呆在黑暗的牢房里接受训诫。”

“你就是一个势利眼的设计人。”莫伊拉不满地反驳道。

“是的，我承认。但已经有人在为我们伟大城市的审美标准鞠躬尽瘁了，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同意你的观点。啊哈，特雷弗，原来你在这里呀，你可是干了一桩大买卖。我们‘麦金托什 & 斯旺’嫉妒地直流口水，艳羡不已啊！”